

邪道笑魔（下）

我邀太湖双蚊入伙，再邀梅坞的金笛飞仙，用意就是利用他耳目，查出冷面煞星的下落。事先不将内情告诉你们，是怕事机不密走漏风声。如果黄大人几个人出不来，我另行投奔更有权势的人，一定可以追出冷面煞星盗走的珍宝。柯姑娘，请信任我。

“我还敢信任你？”少妇冷笑。

“你我已经落在侠义道人士的眼下，唯一能避免他们问罪的良方，就是投奔官方活动，他们就不敢公然挑衅了。当初我抢劫快马船，之所以不得不杀这个姓霍的假书生灭口，原因是怕他向官方告发指认我；当时我还没想到他是炼魂修士那些人的党羽。现在……”

“现在，你也脱不了身，柯姑娘。”

南人屠显然是凶怪的忠诚拥护者，所以替凶怪说话：“那小子一定看出你的底细，西山袭击他也有你一份。

那些侠义道混蛋，办事是非常固执的，一抓住把柄，就紧楔不舍，死抓住纲领不放，明暗中对旁伺伏等候机会扑上来。

柯姑娘，不要三心两意了，咱们这就快速赶往南京，水怪知道门路，放心啦！”

“你们不等黄大人了？”少妇柯姑娘意动。

“恐怕等不到他们了。”

凶州水怪打一冷战：“看那小子攻击的气势，恐怕能逃出的小贼也没有几个，何况南京来的人，一个个皆自命不凡，不会像我们一样机警，十之九会拼个玉石俱焚。走吧！”

南京像他们这种想发大财的权贵多得很呢！我认识很多，保证一搭就上。

“好吧！得赶快些。

少妇柯姑娘催促水怪上路：“别让他们追上了。据太湖双蚊说，侠义道一群男女，早些天曾经与金笛飞仙闹得很不愉快，侠与魔几乎大会梅坞。我担心侠义道那些混蛋，仍在这附近潜伏，要被他们拦住，要脱身可就难了。

他们把霍然看成侠义道的人，不敢留下来进一步打听，甚至不再理会同伴的死活，千紧万紧。逃命要紧，其他的事管他娘！

怕死的人有福了，没有人追赶他们。

掩埋妥最后一具尸体，所有的人皆感到精疲力尽。

“我跟你去南京。”

金笛飞仙咬着银牙，依然明亮的凤目中冷电湛湛：“我的幻术，一定对你有帮助。虽说邪不胜正，但他们那些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称正。”

“柳仙姑，有令徒凌波燕参予……”霍然有点迟疑：“你这里……”

“这里还能保全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那些人已据实招供，他们并非真的奉命前来查案的，趁皇帝在南京游玩的机会，私自至各地搜刮财宝。他们的上司，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何处，进行不法的勾当，不会派人来查。”

金笛飞仙坚决他说：“逃走了一些人，泗州水怪就是一大祸害，他肯定会带人前来行凶的，梅坞已注定了被毁的命运。”

今天就准备封闭，准备迁至湖西的宜兴。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；我不能留在梅坞，冒不必要之险。霍施主，你不必劝我了。”

“我赞成仙姑一同到南京。”

林涵英小姑娘兴高采烈，唯恐天下不乱：“用幻术戏弄那些该死的害民贼，一定让他们疑神疑鬼、以为报应临头，我们就可以从中取利了。霍兄，你不要反对好不好？”

“那就按期在南京龙江关金陵老店聚会吧！”

霍然只好同意：“你这里也的确不是洞天福地，靠水贼替你们警戒，本来就靠不住，迁地为良确有必要。我得设法追踪泗州水怪，这混蛋如不及早除去，早晚将发生祸患，非宰了他不可。”“我陪你跑一趟贼窟，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。离开东山必须乘船，那家伙一定会找水贼要船的。我们这就走，兵贵神速。”小姑娘性子急，想到就做。

“也好；紧迫追踪定有所获。”霍然立即动身：“柳仙姑，日后南京见。”

“我会偕小徒准时到达，南京见。”金笛飞仙欣然挥手道别。

霍然的人愈来愈多，羽翼将成。

小姑娘是玉面天罡的爱女，玉面天罡夫妇哪能管得了她？

她像一匹没上笼头的野马，经常独自在各地游荡，小小年纪已有相当丰富的江湖经验。

这次她就是独自追查线索的，胆大包天深入洞庭东山，不但能循线索追查韵华姑娘的去向，而且准确地到达梅坞，可知她比她老爹更精明机警。

她留在东山找寻霍然，她老爹也同意她留下，她野心不小，志在取得新武林四女杰的地位。武林四女杰已在两三年前退出江湖，新的武林四女杰还没正式产生。

一旦有了野心，便变成了欲望，她不但要在武功上争取杰出，也在行为上争取杰出，结果，却变成了什么事都想插上一手，而忽略了该不该插手。

年轻任性，就是这副德行，向皇家盗宝，这种事她居然要插手。

她老爹是侠。通常，侠与官方的治安人员走得很近，也有时相互排斥、爆发利害冲突。但一般说来，双方之间维持心照不宣的默契：在可容忍的范围内，是友非敌。这种默契相当微妙，不空易长久维持，因为“可容忍的变数太大，这名词的本身就有极高的争议性，因素十分难以确定或界限。”每个人因利害关系，认定的程度各有不同，因此随时随地皆可能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，与截然不同的结果。

侠在江湖道上，在江湖朋友的心目中，不论是心理上或行为上，都被认定是摇摆不定的怪胎；一种定位介乎神与鬼的中性异类；会随七情六欲的发生，面目怪异的变色龙蛇。

但在广大的可怜百姓心目中，他们的地位倒还相当受到尊敬；

她却没想到，一旦她参予盗劫皇家珍宝，万一落在白道人士的人手中，会有何种结果。

白道人士与侠义道人士，本质上是两码子事，虽则双方人士走得很近，龙蛇难分。

白道人士并非专指治窃人员，保镖打手、专捉逃犯的人、都可称白道人士。

至于这些人是否在法外越轨，那只是个人的行为偏向，与身份无关，一个知府大人玩法，你不能指着他的鼻子否认他是官。

一旦她盗劫皇家珍宝泄了底，那就女杰无望，邪魔有份啦！想重新抬头做侠难比登天帮助金笛飞仙，霍然可以让小丫头参予，但前往南京盗宝，他当然不愿意。

两人以快速的脚程，奔向太湖双蚊的秘窟、绕渔村走了两趟，除了一些老少妇隘夕）人连嚆个少年也没留下，能提刀弄棍做贼的人都跑光了，显然在他前来讨口供之后，水贼们知道不妙，躲到别处避祸去了。

他俩却未发现‘不远处小山脊上的树林里，有人居高临下监视村中的动静，他俩却看不见藏在林中，不言不动向下窥伺的人。

小姑娘的行囊留在莫厘镇的客店，必须返回客店取行囊，约定在杨湾霍然的泊舟处见面，一同乘船离开东山，他不再前往西山游览了。

小姑娘兴高采烈走了，他一身轻松前往泊舟处等候。

】

回泅州水怪三个人，到达莫厘镇不敢停留，穿越市街奔向码头，急于雇船离去。

码头停泊了不少大小船只，其中有不少是华丽的画舫，那是有钱的大户，雇用的中型游湖船，并非有粉头的风月舟，当然免不了有些人携妓游湖。

码头人声嘈杂，游客们上上下下，刚进入码头栅口，劈面碰上两名穿得体的中年游客，与一位明眸皓齿”灵秀脱俗的穿月白衫裙少女，似乎刚由船上下来，要出栅往镇上走。

妇女应该走在男人身后的、这是礼俗。

但两位中年仕绅型的人，却走在少女身后，像保镖随从，可知少女的身份比男士高，才能有资格走弯前面。

泅州水怪一马当先人栅，眼睛在一排大小船只上探索，找回程的船只，只要能立即离去，什么船都好，必要时可使用强制手段达到目的。

“你，站住！”

那位生了一双鹰目，留了大八字胡的仕绅，突然横跨一步，拦住去路冷然叱喝，不怒而威盛气凌人。

另一位中年人，阴森的目光盯着姓柯的少妇，以及假和尚南人屠，似乎他们如果有任何异动，皆可能受到有效的控制，目光像在审贼。

少女则含笑俏立，满面春风一团和气，不像个练武的人，而是灵秀的大家淑女，罗衣胜雪俏然卓立，还真有几分不属于世俗的出尘之美。

泅州水怪三个人，携有用布卷藏的刀剑。少女与两个中年人，则两手空空没佩有兵刃。

怪眼一翻，泅州水怪狠盯着对方，眼中有极端警戒的神情，也有即将爆发的怒火。

“干什么。”泅州水怪也气冲冲反问。

“你是泅州水怪陈百川？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

“你其他的人呢？”中年人逼问。

“关你什么事？”

“闭嘴！”中年人沉叱。

既然要询问，却又要对方闭嘴，闭嘴如何口答？霸道得很。

“噢！你……” 泗州水怪吓了一跳，对方的威严神态还真令人心悸不安。

“你替古凌风几个人办事，将功赎罪在外活动了一段时日，现在你好像不在他们身边了，为何？是不是胆大包天叛逃了？”

泗州水怪脸色泛灰，打一冷战退了两步。

“说！” 中年人逼进两步厉声问。

“我……我我……”

“我要剥你的皮。”

南人屠哼了一声，被中年人这句话激怒了，快速地打开卷着剑刀的布中，要准备行凶了。

“你一动刀。一定死。” 另一位中年人阴森森他说，但背着手并无进一步行动表示。

姓柯的少妇，袖套内滑下一枚六寸扁针藏在掌心。

“你这位大嫂的可爱织手，千万不要乱抬，好吗？”

少女悦耳的嗓音极为娇柔，脸上的笑容更可爱了，但语意却含有强力的警告味，似已知道少妇手中有乾坤，一眼便看出少妇的心意：“我姓贝，是一个疑心很大的人。”

南人屠心中一寒，不敢拔刀。

姓柯的少妇也脸色一变，手上的劲道消散。

“古……古大人五……五位老爷，早些天失……失了踪……”

泗州水怪不住发抖，语音断断续续：“小的改跟在黄……”

黄永昌几位大人手……手下当……当差，替……替黄大人奔……奔走，效大马之劳。

小的天胆，也……也不敢叛……叛逃。”

“……什么？古大人他们失踪了？如何失踪的？说！”

“我们到嘉兴，找神鳌讨取冷面煞星的下落。从泗州水怪不再发抖，定下心神为自己的生死挣扎，“冷面煞星在嘉兴西水驿、劫走了宁府抄没的两箱珍宝，结果来了一个蒙面人，把我们杀得落花流水，小的跌落水中逃得性命，其他的人四散逃命下落不明。

小的……”

“且慢！那蒙面人是何来路？”

既然是蒙面人，怎知是何来路？

“不知道，小的听到有人叫他笑魔君。那人的笑声威力惊人，人耳如五雷击顶门。

“笑魔君？这人目下在镇江附近活动，并没甫来呀！”

“小的不知道是不是他。”

“你没找古大人。”

“小的找了好几天，毫无音讯，只好动身回南京，在苏州又碰上黄大人，要小的找一些朋友，查冷面煞星的下落，据说躲在大湖附近。可是，相助的太湖双蚊出了意外，昨天咱们前往梅坞，找金笛飞仙相助，本来已完全控制了梅坞。……”

泗州水怪这次实话实说，将经过说了，而有关古大人的前一段叙述；却有一半是假的。

古大人一群人已经死了，他一清二楚，却说是失踪，以推卸责任；

要让对方知道他见机入水逃走，后果不问可知。

“该死的，你根本不该带古大人黄大人，来找什么冷面煞星，追查宁府的失宝。”

中年人怒声斥责：“宁府的珍宝并没被盗劫走，而是接收押送的人监守自盗。长上在南京，仅要你负责快马船在德州被劫的美女金珠：你却带了人追查其他的珍宝……”

“大爷明鉴）小的身不由己，古大人和黄大人不愿在查快马船被劫的事上费心，J、的那敢不遵？他们只想就近追查其他的……”

“罢了！长上本来就知道你们靠不住。”

中年人显然不想追究下文：“现在跟我去见长上。”

“长上也来了？”

“对，在船上。”

中年人向左方百步外的一艘快船一指：“我们已经查出，登上快马船抢劫的人中，有一股人最为黠悍泼野，首脑叫飞天猴向仲权。这人的贼伙中，有几个是大湖附近的独行盗，你既然在太湖一带活动，正好派得上用场，长上会重用你的，跟我走。”

泗州水怪的惶恐神情，南人屠与柯少妇心中有数，这三个男女大有来头，在船上的那位长上，更是权势极大的可怕人物，怎敢抗拒中年人的要求？乖乖地跟在泗州水怪身后，前往船上听候长上的摆布。

回上次在德州抢劫快马船，泗州水怪因对付霍然，而耽误了片刻，因而没赶上登船抢劫，等于是失败了，金珠美女一无所得。

塞翁失马，岂知非福？他来不及登船，抢不到金珠美女，却因祸得福，追查失宝的负责秘探找找他，要求他合作，追查金珠美女的下落。

控制他的人，却志不在查快马船被劫的金珠美女，可能知道远走天涯海角追查困难重重，便利用他招引人手，就近追查其他的失宝，也藉机在苏杭搜刮勒索，反而把追查快马船被劫的事置于脑后。

这次，泗州水怪不能再不务正业了，必须把全部精力放在追查快马船被劫的金珠美女上啦！这位“长上”，正是查捕抢劫快马船盗群的主事人之一。

他听说过飞天猴向仲权这号人物，据说是名震江湖的独行大盗，而且是凶悍无比，做案时伤害事主的剧盗，经常将事主折磨得死去活来，最后仍难逃他灭口的一刀。

空空缥缈一群女飞贼，是贼而不是盗，以神出鬼没穿堂入室为主，技术本位，做案不伤害事主，盗与贼是有区别的。

飞天猴纠众抢劫快马船，这消息颇令人感到意外，通常独行大盗从不结伙，怎么可能找一些太湖的独行盗，组成明火执仗的强盗集团抢劫？

太湖除了十股水贼之外，的确还有不少独行盗，在水上驾船抢劫，在十股水贼的势力范围内猎食。

十股水贼对这种独行盗恨之刺骨，却又无可奈何，既抓不住把柄，也不易找到这些人兴师问罪。

秘探进入太湖地区追查独行盗，如果能获得各路水贼相助，以及太湖地区的各方人士合作，那就事半功倍容易多了，至少自己不必亲布侦查网，不需大量人手参与。

太湖双蛟是～股颇有实力的水贼梅坞的金宙飞仙是地方人士，都是拉

拢的好对象，可以利用的人才。

泗州水怪对太湖水贼的活动情形有相当了解，南人屠则是苏州地区的杀人凶集，利用他们向水贼和梅坞进行拉拢工作十分理想，泗州水怪却把这件事搞砸了。

“现在的主事人，需要更多的人才。”

主事人在中舱接见他，十余名随从像陪审官，这位主事人年约半百，高大雄伟相貌威严。

泗州水怪对这位宋大人极为恭顺，因为宋大人事实上是他的主宰。

他是泗州地区有案的水贼，在劫船失败返回南京另找目标时，被宋大人捉住的，他精明机警，愿意将功赎罪替秘探效力。

所谓罪，是指他落案的罪，与意图抢劫快马船的罪无关，秘探们并不知道他远在德州犯案的事。

秘探们有不少人在外办案，分头办事，他也就任凭秘探们差遣，受谁指挥他并无选择权，他只是众多走狗之一，宋大人并没重用他，他拨交何人指挥，宋大人似乎也不过问。

当然，宋大人知道各路查缉的负责人，派至各地活动的概略情形，工作的详情并没有深入的了解。

首先，宋大人命他将在此地的活动情形详细禀明。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他只是一个依命行事的小鹰犬。梅坞胁迫金笛飞仙失败，他把责任全推给下落不明的黄大人身上。

主事人本来就该负责成败，他一个供奔走的人算不了什么，混战中失散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

有关霍然的事、他实在所知有限，而且，他不敢把认识霍然的经过说出，一口咬定霍然是侠义道追踪他的人，他与侠义道人士，是天生的死对头。

玉面天罡那些侠义道高手出现东山，等于增加他叙说的真实性无可怀疑。

他怎敢说出临阵脱逃的经过？硬着头皮说谎说到底，坚称在混战中失败，他所召请协助的几个好朋友，几乎伤亡殆尽，黄大人到底是死是活，他毫无所知。

太湖双蚊已死，他是事后才知道的，他返回梅坞，梅坞已经不再有人逗留，他只好偕同劫后余生的两个人，在莫厘镇等候，打算觅船返南京归队。

宋大人静静地听完他的叙述，神情极为冷静。

除了偶或由一两个随从，就某一处疑点提出质问之外，自始至终，宋大人不曾对失踪的黄大人有所质疑，甚至显得漠不关心，对袍泽的生死存亡无动于衷。

“小的不能在梅坞枯等，那姓霍的可能躲在梅坞。”他最后说：“黄大人也许已经先走了……”

“我本来要来找太湖双蚊的，来晚了。”

终于说话了：“不必管黄大人的事了，你知道侠义道人士的落脚处？”

宋大人对黄大人一群秘探的下落，不加追问，反而对侠义道的人留意，颇令泗州水怪不安。

要他去对付侠义道人士，简直是开玩笑，有如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

“小的不知道。”

他极感不安，也确是不知道：“据太湖双蚊所知，玉面天罡那些人已经

不在东山。

姓霍的本来在西山游玩，被我们的人暗算，都以为他死了，没料他突然在梅坞出现，因此吃了大亏。”

“本座已派人去找双蚊，看来已找不到他们了。”

宋大人感到失望：“乐山本座已无人可用，本座打算要那些侠义道人士，替本座效力，你去找他们，我派人和你一同行动，先找那个姓霍的。”

涇州水怪心中叫苦，难题来了、他真不该把霍然说成侠义道人士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
一他……他可能躲在梅坞。”他心中叫苦，却不敢提出异议：“那混蛋非常暴躁，武功非常可怕……”

“本座的人应付得了超绝的高手名宿，你只要前往指认就够了。”

“好的，这就走吗？到梅坞远得很……”他希望今天不要去，不想在梅坞与霍然碰头，明天再去，霍然必定已经走了；

如果霍然被宋大人所罗致，对他又有何好处？将是可怕的灾祸，铁定会抖出他在山东德州，纠众意图抢劫快马船。

虽则那次他并没登船抢劫，但已经构成犯罪的的事实，他是劫犯之一，不管他是否抢劫成功。

准备出动抢劫，与已经出动进行抢劫，罪名是截然不同的，阴谋策划与正在进行未遂两种犯行，结果也完全不同，反正都有罪，轻重有别而已。

半个时辰可以赶到。

两位中年人整衣而起，那位佩了判官笔袋的人盯着他说：

“你们三位武功都不差，半个时辰赶到州里有问题吗？”

“勉强可以啦！”姓柯的少妇冷冷他说：“我虽然是女流，先天上体质就差，武功也差，但二三十里路，相信还能应付啦！”

两人的话都带刺；轻视的神情显而易见。

“你穿云燕柯玉洁武功不算差，半空中发射飞针百发百中，手法与技巧已臻上乘，长期掠走可就不怎么胜任了。”

中年人冷冷一笑：“放心啦！在路上我可以照顾你，必要时……”

“必要时背我走，我知道。”穿云燕说这种话毫不脸红：

“我身轻似燕，累不倒你的。”

“你们去吧！宋大人挥手赶人：“原则上我要活的，但你们可以便宜行事。”

“长上请放心，他一定是活的。”中年人傲然他说，领先出舱。”

在舱面担任警戒的人，突然发出一声信号。

“派往杨湾的人回来了。”警卫大声说。

大湖双蚊的秘窟，就在杨湾的最甫端。

已出舱的中年人，站在舷板上眺望不再走动，已经准备出舱动身的涇州水怪，也停步静候变化。

两个渔夫打扮的人，登船疾趋中舱。

“怎么只有你们两人返回。”中年人在舱外问。

“守候了大半天，未发现大湖双蚊的踪影，却发现两个可疑的男女走动，鲁大人派我俩跟踪一个小村姑，一跟就跟到莫上来了，是在东山客栈的女客，可能是游湖的人。

鲁大人乃在秘窟守候：禀报后我们还得赶回去。”

“一个J附姑？住在客店？”中年人讶然问。

“那一定是与姓霍的，一同出现在梅坞的小村姑。”

舱内的泗州水怪高声说：“虽然我们查出姓霍的没有同半，但这J、村姑同时出现在梅坞，而且剑术狂野泼辣，很可能与姓霍的有关，也可能是在暗中活动的同伴。”

“派人去客店把小村姑带来。”宋大人在舱内下令。

舱外的中年人举手一挥，前舱里的四个人立即下船，由返回报信的两个人带路，向镇上飞奔。

霍然与林涵英离开双蚊的秘窟，并不知道渔村后的小山坡树林有人伺伏，分手时也不知道有人跟踪，以为太湖双蚊已经死在梅坞，秘窟的余贼四散逃匿，不可能派人替首领报仇，怎会有人跟踪，霍然返回杨湾，上船休息，眼巴巴地等候林涵英前来会合，以便扬帆驶往苏州。

泗州水怪逃掉了，东山方圆八九十里，到处都可以藏匿，他那能费工夫搜寻？

一阵好等，眼看红日即将西沉，仍然不见小姑娘的身影出现，等得他心中冒烟。

三个舟子乐得清闲。已在后舱大睡懒觉。

坐立不安，他到了前舱面，目光在杨湾村的边缘搜索，期望小姑娘的身影出现。

杨湾村庄有五六十户人家，村舍散落安静如恒，看不出任何异样，村民的活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

终于有了变化，剧烈的大吠打破了村落的沉寂。

如果是小姑娘一个人入村，绝不可能引起群犬激烈的反应。

他蓦然心动，立即入舱叫醒了舟子，将盛了重要物品的百宝囊系妥，挟起竹手杖。

交代舟子见机行事，拔出定置船位的篙，要舟子机警些，先驶离湖湾，在远处下旋，除非看菱！他的信号，绝不可驶近湖岸。

跳上岸，船立即驶离。

不祥的预感震撼着他，第一个念头是：小姑娘出了麻烦。

这俏皮慧黠的小‘r头，到哪里都会有麻烦。

看到疾走的人影，他当机立断，向村左急奔、不能被人堵在湖滩背水而战。

“他娘的！人真不少。”他一面掠走，一面咒骂：“这些混蛋以为吃定我了。”

他看到十几个人，有男有女，每个人都穿得体面，也有穿劲装的。

来人甚多，显然主事的人不敢小看他，凭他击溃太湖双蚊的实力，当然得派高手全力以赴。

果然是冲他而来的，十四名男女，从湖滩循踪追向村左，速度增加T倍、发现他的前三个男女；猛然加速有如电光流火：似乎要急于把他赶上。

“好哇！咱们来玩玩。”他也猛然加快，隐没在草木竹丛散布的湖滨南面。”

曰

曰“姓霍的，咱们有事找你商量，并无恶意。”追得最快的中年人大叫，

全力飞赶，“不可自误。”

来了一大批人，来势汹汹，会是善意的？尤其是最后一句“不可自误””分明含有警告的成份。

霍然不理睬对方警告性的叫喊，分枝拨草故意发出声响；

引对方穷追，满山满野乱窜。

林密草茂，东山整个岛都是禁伐区，除了捡拾枯枝之外，严禁采樵，不但果林茂盛，野林更是茂密，人一钻进去，视野难及三丈外，追逐真不是易事。遇林莫入的禁忌，也让穷追的人心中慎慎，不敢放心大胆紧楔不舍，以免发生意外。

片刻间，人都追散了。

暮色四起，追的人陆续返回杨湾村，这是他们分散的地方，当然得在这里集合。

十四个人已经分散，从三方分别返回。

从西北角返回的两个人，越野而走显得垂头丧气，这两位仁兄，正是在莫厘镇码头，拦住泗州水怪的两个中年人，大汗淋漓疲态毕露。

“这混蛋逃的功夫真不差，可把咱们累惨了。”

那位最先与泗州水怪打交道的中年人，满脸怒容愤怒他说：“日后他最好别落在我手中，以免我活剥了他，长上指定要活的，我绝不容许他活。

“少说几句气话吧！”同伴的火气要小得多：仰自们能不能对付得了他，还是未定之天呢！”

“你不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；一个小辈就算有三头六臂，也成不了气候。”

“是吗？南人屠七个超等的高手，在西山设下埋伏暗算，结果如何？大湖双蚊百余名悍贼，结果如何？黄大人带了四骁将号称无敌”结果如何？长上命咱们用怀柔手段对付他，原因在此。如果你心中已先定下活剥他的立场，结果很可能相当恶劣的。”

“哼！你等着瞧好了，我一定用铁丝穿了他的琵琶骨，把他弄得半死不活拖去见长上。”

“咦！”同伴突然止步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他在等我们。”同伴脸色一变。

“谁？”

“姓霍的。”

“在何处？你是不是见到了鬼？”

前面是长了一丛丛小灌木的草坪，视野可及百步外，晚霞满天倦鸟归林，哪有人影？两人的目光在前面搜视，的确毫无所见。

“他就在二十步外那丛小树下。”同伴坚决他说：“我的确看到他了。”

“他？你认识他？”

“反正……”

“所以你一定心有所思，眼便有所见……”

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轻咳，用意是促使他俩注意。

两人的反应超尘拔俗，身形疾转佩刀出鞘。

英俊修长年轻书生，远在十步外，双手支杖笑吟吟一团和气，对两把光芒刺耳的锋利佩刀毫不在意，青衫的衣袂掖在腰带上，脸上甚至没有汗影。

两人以为发咳的人就在身后呢！白紧张二场、人远在十步外，没有立即的威胁。

“你就是姓霍的？”中年人沉声问。

“没错，那就是我。”

霍然仍然笑容可掬：“我跟在你们身后老半天，愈跟愈无趣。你们一个要用怀柔手段，一个要活剥了我，或者穿了我的琵琶骨，拖去见你们的长上。现在，我愿意平心静气，听你们两位说出理由，以便知道太爷霍然那一点冲犯了你们，你们的长上，到底是那一方的神圣。说吧！怀柔的先说好不好？

既然怀柔，说的话一定中听些，不至于一听就火冒三千丈，我在听。”

两人利用他夸夸大言的机会，接近至五尺以内，两把刀蓄劲待发，气势已将他笼罩在威力圈内。

“敝长上来自京都，任职北镇抚司。”主张怀柔的中年人倒还和气：“你知道北镇抚司吗？”

“呵呵！无该知道吗？”他泰然大笑：“说真的，不知道。”

是……那就不必多说了。总之，敝长上是具有很大权势的人，官职不小，是一个与将军差不多的大官，奉命查案的大员，握有生杀大权。”

“哦！可敬，呵呵！关我什么事？”

“既然查案，人人都可能有关，”“我明白了、人人都是疑犯。”

“也可以这样说，但肯合作的人，即使是真的疑犯，也可以置身事外……不，应该说可以置身法外。”

“晤！有意思。继续说，说有关我的重要部分。”

“你与泗州水怪的事，今后你不可以再过问，他是协助查案的眼线，奉命来找太湖双蛟相助，由于你的干预，敝长上目下已无人可用，因此要和你谈谈，由你取代太湖双蛟协助咱们办案。”

“狗屁！”他粗野地怪叫，但脸上仍然笑吟吟，泗州水怪是在山东德劫皇船的悍贼，你们居然要他替你们查案，这是谁的混帐主意？居然也要我协助你”，是哪一個男盗女娼的混蛋想出的……”刀光一闪，刀气迸发如怒涛，在一旁愈听愈冒火的中年人，忍无可忍淬然挥刀攻击，刀沉力猛急如电耀，这一刀志在必得，天夕）来鸿斜劈而下，要将他斜劈成两半。

霍然不退反进，在刀锋前斜冲而出，快逾电光石火，紧附在对方的左，掠过时竹手杖一拂，敲中对方的后脑，力道不轻不重，一敲即昏。

中年人冲出丈外，砰然倒地昏厥。

人影乍动乍止，似乎刚才两人并没交手，只是双方换了方位，如此而已。

老兄，继续说。”霍然仍然双手支住竹手仗，脸上依然笑容可掬：“在我没了解情势之前，你们是安全的，苦头当然在所难免，你”=挨得起。贵长上要用怀柔手段对付我”“敝长上希望你替咱们合作办案，啗缉抢劫皇船的人，追查金珠美女的下落，会给你巨额的金银酬劳。”中年人大惊失色，但还能沉得住气：“敝长上是诚意的，这可是名利双收的大好机会，不要轻易放过了。”

霍然的震惊，比中年人更甚。

老天爷！小秋燕的事还没完没了，这些人要追查快马船被劫的金珠美女下落，等于是已经查到他的头上了，很可能他们已得到线索，所以派人用手段对付他。

‘去你娘的！他脸鱼一变：“ 泗少水怪目下在何处？

‘你不能再过问泗州水怪的事）你……你不要逞强。” 中年人恐惧地后退，刀不敢挥出：“ 你有人在我们手中，你最好安份些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他心中一跳，果然不幸而料中，林姑娘已落在他们手中了。好是玉面天罡的女儿 L，那位侠义道可敬的大侠，是你们可以利用权势，诱使他替你们卖命的可怜虫，早些天为了太湖双蛟的水贼，他和我狠拼了两三百招，他没赢我也没输——我本来就打算勾引他的女儿，以帮助我提高身价扬名立万。哦！贵长上尊姓大名呀？”

“姓宋，你问他……”

“我要你们替我传话。” 他在赌，赌林涵英不吐露合作声援梅坞的事：“ 你呢？贵姓大名？”

‘在下姓贾，贾天禄，世袭百户。你想通了吧？要我传什么话？”

‘呵呵！想不到阁下是货真价实：地位甚高的军人世家，失敬失敬，但愿今后，你能让我对你继续保持尊敬，请你替我传话给贵长上，玉面天罡的女儿是我的，如果贵长上明天午之前，没把她送到杨湾交还给我，你们得随时准备对付我的雷霆袭击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记住了吗？”

贾天禄的刀刚举起，竹杖已搭上了时弯。

声响，贾天禄挨了一耳光，佩刀失手掉落，急退两步几乎摔倒）

“下一次，你就不会如此幸运了。” 竹杖点在贾占禄的回喉下，霍然的话字字震耳：“ 你如果不想传话，我另找愿意传的人。” “你……你的意思……” 贾天禄快要崩溃了。

“我把你们两人打得半死，捆起吊在这附近，奴后去找另（的人，你们还有 + 个人即将返回、我敢打赌，他们一定有人肯替我传话。”

“我……我愿意传话。”

“好，” 你可以弄醒你的同伴滚蛋了。霍然歧了杖，大踏步离去。

曰

曰十四位男女，狼狈地连夜赶回莫厘镇。

霍然像一个鬼魂，跟在后面紧楔不舍。

天干，莫厘镇便暗沉沉，没有夜市，镇民与游客皆不再外出。在船上住宿的人，也不再上岸走动。镇本来就不大，夜间没有什么地方好玩的。

有几艘中型的游湖船，灯火辉煌颇为热闹。

宋大人的这艘船，灯火全无戒备森严。

码头区其实没建有码头，船只皆紧靠湖岸停泊，稍大的船半搁上滩岸，小型船只则用篙定船，篙从船头的篙眼插入湖底，十分方便。

霍然悄然出现在湖岸的草丛中，静静地观察船上的活动情形。

宋大人的船十分抢眼，插有五面各式各样，百姓们弄不清是啥玩艺的旗帜，只有官方的人，才知道每面旗帜，所代表的单位与意义。

旗以红色为主，船舷外侧上端，也涂了一道红色的标线，普通船只外面，是不许涂漆颜色的。

霍然认识这种船，与皇家的快马船相同，都是快船改装的，但小有区

别，这艘船的红边稍窄五寸。

这种船是快船改装的，船型稍加改变，舱座扩大，可以载马匹，所以称马船；多加了四支桨，所以叫快马船。本来专属水军江淮卫与济川卫两卫使用。后来京师北迁，这种南京龙江船厂精制的作战用船（仅用于江河作战），完全成为专替皇家运送物品的船只，不再拨交水军使用，名义上属南京兵部掌管，其实已完全成为皇帝的专用船只，是皇家的器用物品专用船。原来有九百九十八艘，月下已增至一千二百艘，往来南北两京，在槽河经年往来不绝，任何船只皆须回避。

宋大人所乘的这一种，型式虽与快马船相同，但船外的标线稍窄，真正的名称是卫风快船。原属于南京锦衣卫使用，现在也成为皇家运送物品的专用船了。

这种船坚固、快速，两舷有防箭垛，有格斗的空间，要破坏这种船，还真不是易事。

但他不能让船驶离，驶离就迫不上了，两张大帆在太湖可跑八面风，任何船只也难以追及。

在决裂之前，还不能杀上船去。他不能让林涵英受到伤害，小姑娘在他的心目中，已留下相当鲜明的印象，顽皮慧黠俏丽活泼，与小秋燕完全属于不同类型的人。小姑娘一定被囚禁在船上，杀上船去对小姑娘将有致命的危险。他小心留意动静，像窥伺猎物的肉食兽。前舱面有一名警卫，舱顶也有一个，可监视两侧其他船只。舵楼也有一个，可监视船尾部，共派有三名警卫，可知船上必定载有许多人，一个更次换哨，一夜就需要十二个人警戒。

他悄然溜走，返回时携有不少零碎，远在左侧百步外，脱得赤条条地下水。

他的水性非常高明，在涪河练水性下过苦功。

卫风快船的后艄相当高，所以作战时视野广阔，舵柱长，舵大，要破坏舵，得使用巨斧，那就会发出声响，成功的机率大小，任何物体敲击，船上的人皆可发现，船停泊时即使有小风涛，船上人都可听到或感觉到声响。

攀上舵，搭上两根丁字棍做杠杆，一端搭在舵上做支点，丁字接触处成为重点，支点另一端的力点放在肩上，沿舵柱插入五枚尺长的四角大船钉，利用丁字棍的顶端，将钉慢慢楔入舵柱的间隙内，抬棍加力，无声无息将钉一分分顶入八寸左右。

舵柱卡死了，转动不了啦！再将几根木棍捆牢在舵板上，舵便会校漂流物或水草缠住，船便成了死船，漂流像死的水鸭子。用桨行驶，也慢得像拖重车的老牛。

短期间这艘卫风快船，不可能驶离东山了。要拔出那工枚用千斤顶原理楔入的船钉，必须将船拖上岸修理。

当然他明白，宋大人不会将小姑娘释放。

这些军爷们军令如山，残忍冷酷，不接受任何威胁，即使主将被俘被

当成人质，也不会接受条件，代理的人必定断然毫不迟疑执行命令。

他还没有与宋大人谈的份量，宋大人对他的唯一要求是绝对接受控制。

在心理上他已经有所准备，只等太阳当顶。

天一亮，镇上活跃起来了，小市街形成的小市集颇为热闹，各种活蹦活跳的鱼鲜应有尽有。

食店的店堂高朋满座，一群群游湖客有男有女，有些携家带着，在店中早膳，各种精巧的点心食品，又让食客大快朵颐……

霍然忙碌了大半夜，但毫无疲态，泰然自若进入一家门面颇具规模的食店，一个人在角落的小食座，叫来几味点心自得其乐进食。

他以为卫风快船上的人，必定在船上早膳，不会跑到镇上进食，而且，碰上了他也不在乎。

卫风快船上总人数不可能超过半百，不可能每一个都是了不起的高手，在市镇出动五六十个人手，想拦住他谈何容易？

出了事就不要怕事，愈怕日子愈难过。

大群杀人放火的水贼他也不在乎，这些官方人士岂能奈何得了他？初生之犊不怕虎，他敢向任何名家高手挑战。

这次，应该说是他有意生事，也可以说，他要制造更充分的借口，与这些皇家秘探周旋，制造充分的理由与对方决算。

林涵英被掳，是表面的原因和借口，“其实，骨子里的原因是小秋燕的安危。

这些人，才是追查快马船被劫金珠美女的调查干员。

姓宋的既然能查到大湖来，距杭州已是不远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，他得花些心机，切断一切指向小秋燕的线索，阻止这些秘探南行。

聊可告慰的是：目下还没有立即的危险。至少，他们并没查到他这条线索。

知道他救走小秋燕的人，只有笑魔君父女，以及唯我神君葛杰，这些邪道怪杰，绝不可能透露口风。他离开的当时，笑魔君并不知道他具有惊世的武功，根本不知道他是否能带走小秋燕突围逃生。

当时闹江龙一群人，倚仗人多群起而攻，并不能肯定笑魔君从出山虎手中所救走的小姑娘姓甚名谁”甚至无法证实笑魔君有否得到金珠美女。

他仍然担心，另有忧虑的事。

出山虎一群强盗，是涇州在陆上横行的悍匪。涇州水怪陈百川，是涇州水上行劫的匪类。

两股水陆贼人，同时向快马船袭击，出山虎幸运地登上快马船，抢得金珠又带走一名美女，如果出山虎的贼伙没死光，早晚会被涇州水怪查出线索，那么，目标便会指向他了。

涇州水怪找上了他，会不会是这混蛋得到了些什么风声？

目下涇州水怪搭上了追查金珠美女的秘探主脑，危险性增加了十倍。

如果他知道秘探拦住涇州水怪时，涇州水怪说出燕湖庄的蒙面人，可能是笑魔君，秘探当时指出笑魔君在镇江活动；

那么，他恐怕更为担心，更为忧虑了。

任何人任何事，如果牵扯上小秋燕，他都会担心忧虑，而似乎这些人与事，却逐渐牵扯在一起了。

他的思路，已转向遥远的杭州，忽略了邻桌的食客已换了人，有三双

表情神秘的眼睛打量着他。

三个食客两女一男，男的是中年仕绅，穿得体面人才一表。两位女的一是穿彩衣裙的少妇，一是罗衣胜雪的少女。

少女正是拦住泓州水怪三个人的女郎，曾经警告穿云燕柯玉洁不可妄动，自称姓贝，是一个疑心大的人，意思是穿云燕的手如果乱动，就可能引起她的疑心，很可能先发制人。

不但穿云燕柯玉洁不敢妄动，假和尚南人屠竟然也不敢撒野，一阵心悸撼动他的神智，有汗毛直竖的现象发生，一股无形的、微妙的压力笼罩住他，像浪涛般一阵阵向他涌发，愈来愈强劲。

一般平凡的人，以及绝大多数感觉迟钝的人，不可能感觉出这种压力的存在，直至凶险光临也浑然无知。

他感觉出这股压力，比在南漳庄与北斗星君见面时，所感觉出的压力强十倍，气势凌厉直撼灵智。

深深吸入一口气，汗毛开始松弛回复原状。

他并没收回遥远的眼神，显得漫不经心吃了一口点心，这才不经意地转头望向食厅的食客，最后目光终于落在邻座的三个男女食客身上。

他身上的感觉变化，只有他自己清楚，旁人是无法察觉的。除非同桌的人，曾经仔细观察他脸部、颈部、双手，或可看到汗毛竖立的怪异现象。

三男女正向他注视，眼神怪怪地。

他眼前一亮，虎目生光。

“哦！真够标致！”

他脸上出现兴奋的神情，盯着贝姓少女喜悦地自言自语：

“所谓美如天仙，大概天仙就是这么美丽可爱的了，或者什么如花似玉……”

贝姓少女与他隔桌相对，双方都可以观察对方的神色变化。他的自言自语，声音虽低，但隔桌的三男女，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？”贝姓少女突然嫣然一笑，用悦耳的嗓音笑问。

“哦！休怪褻读。”

他似乎神魂入窍，汕汕一笑：“出自衷诚的赞美，小姐休怪胃容。其实，他确是心动了。”

这期间，他与许多年轻貌美的姑娘们相处，除了他衷心喜爱与关切的小秋燕之外，都是些武功奇高，眼高于顶的女英雌。

严格他说，这些姑娘们不能算美，只是灵秀的黄毛、厂头而已。她们从不想打扮自己，小闺女们也不可能违反世俗刻意打扮，更谈不上女人的风华。缺乏风华也就缺乏让人一见心动的魅力，真不配称淑女。

当然也碰上了不少女人中的女人，比方说空空缥缈几个女人，天涯三凤也是人间尤物。但所处的情势不对，不可能见面便生翁念，更不可能一见钟情，不你砍我杀已经不错了。

今天，他总算发现了他心目中认为可以称得上风华绝代的少女了。这位美丽灵秀、罗衣胜雪高贵而又可亲的女郎，给予他的印象非常强烈，与他所曾经接触过的漂亮女人不一样，怎么看也是亮丽的淑女。

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这少女挑逗性的笑容动人极了。

坐在侧方的中年人似乎也相当和气，向他泰然微笑示意打招呼。

“相见也是有缘，过来坐。”中年人拍拍食桌，表示请他过来同桌，同时

向店伙打手式示意，要店伙把他的食物搬过来。

“对，相见也是有缘。”

他在贝姓少女对面落坐，四个人各占一方：“小姓霍，雇船游洞庭东西两山，已经来了好些天啦！看诸位的气概风华，猜想也是来游山玩水的。请教诸位尊姓。”

“在下姓章”中年人也只说出姓而不道名，随即替两位女伴引见：“曲小姐与贝小姐，咱们都是京师人，前来江南游玩的。哦！霍公子是江南人？”

京师，大得很呢！领有八府、卅七州，县一百卅六。

江南，范围更大，霍然家在山东，但住在潜河要埠左近，往来的船只，几乎全是江南籍。

京师北迁，有不少江南人被迫随同北上定居，因此他模仿江南口音说话，不留心的人还真不易分辨真假。

“差不多。”

他信口敷衍：“能远从京师来江南游玩，普通百姓是很难获得机会的，诸位想必是京师的权贵，才能鲜衣快船下江南。

近来有大批的京师权贵南来，公私两便，只怕乐不思蜀呢！江南的风光，北地人士通常流连忘返。”

“你知道我们的来历，是吗？”贝姓少女笑问，明亮的凤目紧吸住他的眼神。

“不知道。”他泰然摇头，注视对方的眼神兴奋热烈。

“霍公子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。”

这句话，就不像出于淑女之口了。

“真的。”他正经八百表示说的是真话：“我到苏州游玩没几天，太湖附近对我来说，几乎全然是陌生的，所认识的人有限。”

“哦！我相信。”贝小姐矜持地微笑：“刚才，你的心已飞向遥远的天边。”

他的虎目中，神采已经敛去，先前注视贝小姐的热烈眼神，很快地变得迟滞、茫然。

“是的，飞向遥远的天边。”他像学舌的鹦鹉。

“有你思念的人？”

“是的，一个要好的朋友。”

“为何不在太湖？你应该把心放在大湖，你不是要一个小姑娘吗？”

“太湖我没有朋友。”他死板板他说。

“有仇人？”

“很难说是不是仇人。”人生在世，难免与人结仇，有些仇是可以容忍的，有些仇却刻骨铭心。”

“你是宽宏大量的人吗？”我希望我是。”

“你觉得我这个人如何？”

“哦！美如天仙，一定是名门淑女。我……我一眼就看上你了，你是我心目中梦寐以求的漂亮女人，你是我愿意穷毕生精力，愿意付出一切以争取追求的伴侣……”

右面的章姓中年人，左手食中两指点在他的右章门穴上，点穴的技巧极为熟练，不用看也正中穴道。

左面曲也高明，纤纤玉手抚上了他的左颈侧，五个玉指五条经脉：手阳明大肠经、足太阳膀胱经、足少阳胆经、手少阳三焦经、手太阳小肠经。

这是说，除了前后之外，头部的两侧包括脸部的一部分，手脚通向头部的神经系统，已被大部分控制住了，当然也影响血液循环系统。

他不但手脚已受到控制，神智也受到主宰，这比用驭神术霸道多多，因为手法稍有差错，经脉便无法复原，他将成为一个大白痴。

“我带你去见你所要见的人。”贝小姐盈盈离座，向店外走：“你还可以派用场，你会听话乖巧。”

“是的，我跟你去见我要见的人，人会听话乖巧，我保证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离座。

贝小姐的地位相当高，以往她一直走在随从的前面，这次也不例外，领先袅袅娜娜出店。

霍然像一个尽职的跟班，乖顺地在后尾随。姓章的中年人与曲小姐，在他的左右后方亦步亦趋。

离店十余步，前面街边站着一位老村夫，一位小村姑，用惊诧的目光盯着这四个衣着丽都，人才出众的奇怪游客发怔。

“他们在干什么呀？”小村姑突然大声指指点点：“会不会是水贼在这里绑架游客？大家小心。”

她这一嚷嚷，立即引起一阵骚动。

游客比镇民多，一听有水贼绑架，那能不惊慌失措？整条小街行人纷纷走避。

如果他们奔向码头上船，必定引起更大的误会。

“你们先走。”姓章的伸手向右面的小巷一指，大踏步抢出冲向小村姑。

小村姑大概知道这些人不好惹。扭头便跑。

“有水贼抢劫，有水贼抢劫……”她一面奔跑一面大叫，像老鼠般在慌乱的人群中窜走如飞。

贝小姐钻入小巷，伸手拉住霍然飞奔，裙袂飘飘速度甚快，淑女的风华消失无踪。

霍然躲在湖岸上侦查卫风快船期间，没发现船上有多少人走动，舱门舱窗紧闭，也看不到船内的情形，猜想林小姑娘必定被囚禁在船上。对在船上走动的少数几个人，他毫无印象。

他估计错误，卫风快船上固然住了不少人，却有一些人寄住在镇上，自从重新掌握了泗州水怪之后，两面的人往来几乎中止了，派人往来也不公然进行。

进入一座宅院，随后跟入的曲小姐立即关闭院门。

人可能有大部分在外活动，宅中只留下四个人歇息，接到贝小姐，人人感到兴奋，立即派人前往码头登船禀报，将霍然安置在客院的内房中。

霍然象个大白痴，任由摆布神色茫然。

“我们先问口供。”

贝小姐向曲小姐得意他说：“先了解他与那些侠义道人士之间的关系，再决定如何运用他帮我们罗致人才。”

“贝小妹，长上的脾气不怎么好。”

曲小姐脸有难色：“如果不让他先审问，你我将有大麻烦，宋大人刚愎自用，你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问口供本来就需要再三盘问呀！我们先问岂不可以争取时效？不要你负责，你到前面去等候。”